

抗戰獨幕劇

★

洪深徐萱著

死裡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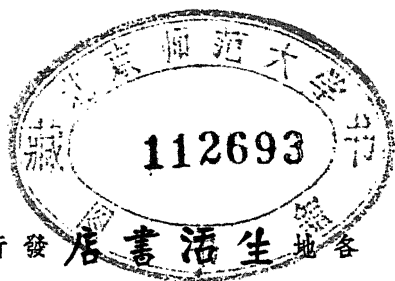
生活書店發行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
海峽

死裏求生

洪深 徐萱 著



各埠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北师大图 B2343946

死裏求生

每冊實價國幣陸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洪深徐萱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一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香港：皇后道一七五號
西安：長沙成都梧州
桂林：貴陽昆明蘭州
宜昌：萬縣衡陽吉安
天水：南鄭南昌上海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月初版(漢)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再版(S)

死裏求生

集體創作：鄉村救亡演劇宣傳團
執筆者：洪 深 徐 董

——獨幕劇——根據「最後一計」改作——

景——客廳

時——某縣城淪陷之後十日

日本特務長（翻閱情報焦燥地）可惡極了，這些中國人，縣城已經被我們佔據了，

爲什麼這些老百姓還不投降，（拿起另一文件）唔，又是一批運貨汽車被華

兵打劫了……

漢奸（在門外）特務長，特務長！

特 (瞪門一眼不理仍看文件) 唔。

奸 (在門外) 特務長,我可以進來嗎?

特 (焦燥地惡聲) 進來。

奸 (推右門入,行軍禮,又三鞠躬) 特務長,我又得到了一個好消息。

特 (拍桌) 什麼好消息! (把桌上文件扔到漢奸的臉上) 你看城裏城外全有中國便衣隊在活動,公路給截斷了,汽車被燒毀了,子彈被搶去了,大日本的哨兵被殺死了,全是這些事情。還說什麼好消息!

奸 (駭得面無人色) 是,是,特務長。

特 你這個中國人,你當的什麼差使?你這是在替我們大日本出力嗎?

奸 是,不敢。(深深地又鞠一躬)

特 (怒氣稍息) 你有什麼話要報告?

奸 就是，就是，就是我……

(忽聽槍聲二響)

特 (驚異) 這是什麼？

奸 (震懼) 大大，大概是中國的便衣隊在開槍吧！

特 (皺眉) 這幾天真是越鬧越利害了。前幾天是在城外各鄉村活動，現在索性鬧到城裏來了；前幾天不過是在晚上鬧鬧，現在索性在大白天也開起槍來了。我不明白你們中國人爲什麼笨得比豬還要笨，這個縣城已經被我們大日本的皇軍佔領十天了，難道你們中國的便衣隊還想從皇軍手裏奪回去嗎？

奸 是的，這些中國人真是糊塗。

特 你要知道，這許多便衣隊都不是中國的正式軍隊，都是本地的老百姓，我們

總得趕快想法子，使得這些老百姓安心才好。

奸

（希冀地）呃呃呃——特務長，前幾天不是說要在本縣組織一個維持會嗎？

特

是啊！維持會，維持會——可是，那裏去找這麼一個適當的人出來做維持會的會長呢？

奸

（大有自薦之意）最好能找一個十分可靠，對皇軍有功勞，對於大日本忠心耿耿的中國人出來担任才好。

特

哼——我叫你去請的張先生，你去請了沒有？

奸

那一位張先生？

特

（不耐煩）就是那從前當過本地商會會長的張嘉甫。

奸

哦，是的，已經打發人去請過了，說是就來。

特

張嘉甫不是當地的一位大紳士嗎？很有點名望，能夠把他弄出來做維持會

的會長，老百姓自然就可以安心了。

奸 特務長上一次不是已經和張嘉甫談過，他倒底肯不肯出來擔任呢？

特 上一次張嘉甫沒有對我作一個確定的表示，所以我今天叫他來，向他作最後的忠告。

奸 可是（近前一步神秘地）這位張嘉甫，也許特務長還不大知道他的爲人吧？

特 （瞪眼）怎麼？

奸 這個人是有名的老奸巨滑，詭計多端，恐怕是不大可靠。

特 （冷笑）哼哼，詭計多端，難道我幹了十幾年的特務，還鬥不過中國的老奸巨滑嗎？我有法子治他。

奸 還有——就是我剛才要向特務長報告的好消息——張嘉甫的兒子是一個便衣隊的隊長，這幾天縣城內就是他在領着頭和大日本的軍隊搗亂。

特 (驚訝) 真的嗎?

奸 是千真萬確的。

特 你怎麼知道是千真萬確?

奸 (得意地) 我，我，我把他抓來了。

特 (故作不在意) 哦，是嗎？你把他抓來了嗎？幾時抓到的？

奸 今天早上，剛才，不多一會，不只抓到一個人，還有他的 (將兩手作怪態) 一個女的也抓來了。

特 哦，還有一個女的？你問過他們沒有？

奸 我親手拿着皮鞭子拷問過。

特 他們承認了沒有呢？

奸 當然他們是不肯承認的。

特 (結實地瞪他一眼) 哼!

奸 所以叫張嘉甫出來作維持會的會長，恐怕是不大妥當的。

特 (眉頭豎起) 你怎麼知道那個隊長是張嘉甫的兒子，帶他們上來，我自己問。

奸 是(鞠躬走下)

特 (追呼) 把皮鞭子也帶了來!

奸 (在門外) 就是。

特 (同至桌邊坐下，取雪茄烟燃吸——自己尋思) 如果那個隊長真是張嘉甫的兒子的話，我看你張嘉甫縱然詭計多端，有什麼法子不出來擔任維持會的會長，替我們大日本的軍隊辦事！這一次我可真把你治住了。

(左門忽開，日兵進來)

兵（行禮）有一個中國人來拜會特務長。（遞上名片）

特

（接看名片）啊，張嘉甫來了，（稍一思索）你讓這位張先生在對面小屋裏坐一坐，不許讓他走，不許讓他亂跑。

（兵行禮退下）

（右面有叩門聲）

特

（立定）進來。

（門啓，漢奸騙青年男女入）

（特務長注視兩人，尤其是女的，冷笑一聲走至桌邊）

奸

（鞠躬）特務長，皮鞭在這裏。

特

（接鞭用力擊桌作巨響——對男女）我現在要問你們幾句話，你們要老老實實的

回答。

(男女不響)

奸 (聲色俱厲) 聽見了沒有?

特 (罵漢奸) 我在這裏問話，不要你多嘴。(轉身和顏地問男) 你姓什麼?

(男不答)

特 (問女) 他姓什麼?

(女亦不答)

特 (問女) 有人說他姓張，是張嘉甫的兒子，現在作便衣隊的隊長，和我們大日本的軍隊搗亂，是不是?

女 不，不，不……

男 (對女) 你多說些什麼，已經被他們抓到，他們愛怎樣對付，就怎樣對付好了。

特 (問女) 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女不答)

特 (問女) 你和他是夫妻，是不是？

(女不答)

特 (奸笑) 啊，我知道了，你和他不是正式的夫妻，是相好。

女 (忿然) 放屁，我和他是在一個學校裏……

男 (大聲搶說) 我，我不認識她？

特 (轉身對男) 姓張的小孩子，不要這樣強橫，你知道大日本的皇軍是所向無

敵的，我們已經把你們這個地方佔據了，你們應當好好的作順民，服從我們的命令，好好的替我們辦事！(眉頭一轉) 你爲什麼不學學你的父親？

(男女稍一動容)

特 你的父親張嘉甫已經答應我作本縣維持會的會長了，以後他可以升官發

財，中國老百姓，如果不喜歡他，我們大日本的軍隊，可以幫助他殺中國人，作維持會的會長是很好的。

(男女鼻子裏哼了一聲)

特 你們兩個人作便衣隊的隊長，本來是應該拖出去槍斃的，可是因爲你父親是張嘉甫，我可以特別寬容你們，現在，只要你們對我明白地承認，你是張嘉甫的兒子，以後願意好好地學你父親的榜樣，我可以把你們兩個人特別的寬待，不槍斃你們。

(男女不答)

特 怎麼樣？叫你父親張嘉甫來勸勸你們，好不好？

男 你隨便去叫那個來好了。(堅定地)我沒有這樣的父親。

特 (因失敗而動怒)八個壓路，這些中國的年青人真不知道我們大日本的恩典，

(將皮鞭擲給漢奸) 替我用力的打，叫他老實招出來。

(漢奸用鞭抽打——起先的五六下男的忍着不叫——漸漸他有點受不住了哼起來)

女 不要叫，不要叫，不要怕痛，叫的不算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特務長聽了這話，便奪過鞭子來更用力的打)

男 我，我，我實在忍不住了。

(特務長用力一鞭——男的大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顧打只顧叫——顧打只顧叫)

女

(轉身掩面) 哦!

(特務長見打不出結果來，不打了擲下皮鞭)

(漢奸將皮鞭拾起再要打，特務長喝止)

特 小娘們過來，我好好的對你講，你們兩個人的性命都在我的手裏，我要你們

活就活，我要你們死就死，你不看見剛才他挨打受苦嗎？你心裏不可憐他嗎？

我剛才看見你流眼淚的！我現在不要你們別的，我要你們不要再欺騙我，要你們明白地告訴我，他是你的什麼人？他姓什麼？他是不是張嘉甫的兒子？你走過去看看他，是不是挨打得很可憐的。

女
（真的走過去）

特
你們快快的對我說老實話，我可以立刻把你們放了！要不然——（對漢奸作手勢）

（漢奸惡狠狠的又舉起鞭子來）

特
不光是鞭子（拔出懷裏手槍）我可以立刻把他打死，你看見沒有。

女
（動搖）你用什麼担保你肯真放走我們呢？

男
（在旁急叫）不要講，不要講，不要上他的當，你以為講了出來，他真肯放走我們嗎？你還想講了出來保全我們兩個人的性命嗎？日本人決不饒我們的，你

講也是死，不講也是死，你講是白講的，他們總是要打死你的。

女（重又堅定）好，皮鞭，手槍，你來好啦，我們不怕，我沒有什麼可講的，你儘管打死我們。

特（倒呆住了——半響，又冷笑起來）哈哈！打死你們，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讓你們太痛快了，大日本對付這樣的中國人，要叫他們慢慢的死，多吃一點苦（對漢奸）把鞭子放在小娘們手裏，叫他打那個男人！如果她不肯打你就打她。

（漢奸將皮鞭塞在女的手裏但她打不下）

特（狂笑）哈哈，你們果然是相好的，果然是認識的，果然是隊長。（對漢奸）打她，用力打她的嘴巴。

（漢奸打女）

女（掙脫奔至特務長前，鞭指着數罵）你們這種狗東西，你們這種日本土匪，你們這

種強盜的帝國主義者，你以為你手裏有皮鞭，手鎗，飛機，大炮，就可以征服中國人，欺侮中國人嗎？我老實對你說，你們這種日本土匪的性命，全在我們中國人的手裏，我們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你今天手裏拿着槍，你可以殺死我們兩個年青人，可是你殺不盡全縣的老百姓，你殺不盡全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愈說愈情感）我告訴你，現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不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已經團結起來，一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是最老最老的老年人，五十歲的，六十歲的，就是他的父親張嘉甫，也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今天和你拚啦！（舉起鞭子將特務長沒頭沒腦的亂打）

特

（手起一槍將女打死在地）八個壓路！

（男奔去伏在女身上欲哭無淚）

（漢奸也看呆了）

特 (吩咐漢奸) 把張嘉甫的兒子拉下去, 把張嘉甫叫進來。

(漢奸推男的下, 把女屍也拖下去)

(特務長將書桌上文件稍清理, 手槍仍插在腰間, 從容地準備應付來人)

(張嘉甫從左門進來——特務長上前握手「哦! 張先生」——張小禮貌地「特務長先生」)

特 張先生, 這邊請坐。

張 請坐, 請坐。

特 (取烟盒) 吸一枝雪茄吧。

張 (取出鼻烟壺) 謝謝, 我自己帶了鼻烟, 特務長先生, 賞臉也嘗一點麼?

特 (禮貌) 來一枝雪茄。(打火)

張 多謝, 多謝。

特 (同至書桌後坐下) 今天是請張先生來, 有一件事情要請你辦理。

張 (安閒地) 什麼事?

特 就是要請張先生替我們鎮壓這裏的中國老百姓。

張 鎮壓嗎?

特 我們知道張先生是本縣的一個大紳士，名望很大，說的話老百姓素來是相信的，現在要請張先生出頭勸勸這些糊塗的老百姓，叫他們不要自己找死，怎麼自己找死?

特 就是叫這些老百姓不要跟我們日本的軍隊爲難，我也不用瞞你，皇軍現在住在縣城裏的不很多——不過兩三百人，可是我打一個電報去，立刻可以派大隊來的，到那個時候（有用意的）恐怕就要比現在更加不客氣了。

張 (點頭) 是的是的，當然。

特 張先生，這幾天城內城外，中國的便衣隊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

張 (神色不變) 哦，有這樣事情麼？

特 (以拳捶桌) 這種情形，我絕對不許延長下去的！我要請張先生替我辦理一下。

張 是的，這種情形，如果延長下去的，確是了不得的，不過，我恐怕我的力量不夠。

特 張先生，你推托嗎？

張 無所謂推托，中國老百姓也是人呀。人有人的性情，人有人的情理，他們都不知道貴國這一次爲什麼要出兵來打我們中國，要佔據我們這許多土地！貴國的軍隊，對待中國的老百姓，爲什麼這樣的——不客氣！難怪中國人心裏不服氣，要作便衣隊和你們爲難；我想解鈴還是繫鈴人，如果日本的軍隊退出本縣，自然本縣的老百姓就不會跟你們爲難了，如果日本的軍隊退出中國，自然中國各地的老百姓也不會跟你們爲難了，特務長先生，何不打一

個電報給貴軍的司令，把這個意見告訴他呢？

特

張先生很會說話，可是你的打算完全錯了。我們大日本這一次，非吞滅你們全中國不可，至於中國老百姓，我們皇軍自然有方法對付的，我今天還抓到一個不明白道理的年青人，聽說還是一個便衣隊的隊長，（按手鈴）我可以請你看看，我們皇軍是怎樣的優待這些便衣隊的隊長的。

（漢奸從右門入）

特

（吩咐漢奸）把那個年青的小孩子拖上來，把皮鞭子也帶來。

（漢奸鞠躬從右門下）

特

（對張）是的人，有人的性情，有人的情理，張先生看見了，這種不識時務的小孩子，也許以後的話，就不是剛才那樣說法了。

張

（點頭）也許，也許，也許。

(漢奸特務拖男青年從右門上)

(男青年先看見他的父親不覺呆住——被推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張 (仍神色自若，嚼了兩口雪茄煙，站起來倒了兩杯白蘭地酒，敬特務長) 請啊！

特 謝謝！謝謝！應當是我向你張先生敬酒，我忘了，請原諒。可是，啊！(對漢奸) 還有一件事，也幾乎忘了，你把那個孩子背上的成績脫出來給張先生看看。

(漢奸將男衣撕開滿背全是血痕——男作痛狀)

張 (舉杯) 特務長先生，請喝乾這杯酒。(再起酒)

特 張先生前幾天我請你作本縣的維持會會長，你答應回去考慮的，考慮的結果怎麼樣？

張 請你可否再多給我幾天考慮一下。

特 張先生，有人說這個孩子是你的兒子！如果真是的話，我們真是太得罪了。

張（故作驚訝）哦，有人竟會說他是我的兒子嗎？

特 張先生，說不是嗎？

（男青年呆望着張——張走到他面前故意一看）

張 這個孩子面孔倒是很熟，好像是在那裏見過的。

特（奸惡地）剛才因為有人說他是你的兒子，所以我們就停止用刑了。現在既然不是（對漢奸）用力的再打，叫他招出來，他姓什麼？叫什麼？住在什麼地方？他父親是誰？

（漢奸用力亂打——男青年暈過去）

張（大叫）不要再打他了。（嘆了口氣）唉！（慢慢地弄鼻烟）真是年青人不知道死活，這樣的刑罰他那裏能受得了呢。

特（冷笑一聲）這樣的刑罰不要說是受着，就是看着也是難過的，張先生想替

他講個情嗎？

張 真是，人有人的性情，人有人的情理，我那裏能見死不救呢！

特 張先生如果肯作維持會的會長，這個情我是一定可以答應的。

（男青年已漸漸醒過來）

張 我也並不是要求什麼大情，不過，我看他痛得太利害了，我想向特務長先生

討這杯白蘭地酒，強一強他的心臟，讓他稍微好過一點，可以嗎？

特 可以，你就是要求我放走他，把他交給你帶回去，我也會答應你的。

張 （持杯到青年前）這位年青的先生，喝了這杯酒吧。

（男青年一時呆住看着他）

特 （大聲）這是本縣維持會的會長賞你喝的，你還不快喝嗎？

男 （忽然兩目圓睜十分憤慨）放屁，什麼維持會的會長，簡直是賣國的漢奸，誰要喝

你的酒。

張

(和平地)我是見你受刑太重，太痛苦了，所以討這杯酒給你喝，我是一番好心，你爲什麼罵人呢？

男

(罵得更兇)漢奸，漢奸，漢奸，我要你們這種漢奸來可憐我嗎？

張

(把酒杯放在地下，一面弄着鼻烟在屋裏踱着，一面破口大罵)混蛋，真是一個不識好歹的小混蛋，我給你酒喝，讓你減少一點痛苦，你連我的好心都不知道，真是該打，打死了也是活該。這種糊塗的孩子，本來我是不該和他講情的。

(男青年看了他半天，十分痛不過，居然拿起杯酒喝了)

特

張先生，再來一枝雪茄吧，我聽得人家說，你張先生是個老奸巨滑，詭計多端的人，我從來是不相信的。(刻薄地)張先生是一個至情的人——哈哈！哈哈！愛國的心那裏抵得過骨肉私情哪，中國人都是這樣的。

張（低聲微笑）中國人也未必都是這樣吧？

特（得意的）中國人的最大缺點就在這裏，太注重骨肉的私情，太缺乏愛國的心情了，所以我們大日本的皇軍能夠打贏你們中國人。

（男青年忽然狂叫一聲倒地而死——漢奸上前伏持見狀大駭）

（張舒了口氣）

奸 報告特務長，這個人死了！

特（跳起來）怎麼死了嗎？

奸 口角流血，像是服毒死的。

特 服毒？那裏來的毒藥！（忽然覺悟，回轉看看張嘉甫，又看看地上的酒杯——對漢奸）把那隻酒杯拿來。

（漢奸拿上酒杯）

特 (把酒杯開了開) 哼!

張 (吸着雪茄躺在沙發上) 是的, 是的, 毒藥是我放在那隻酒杯裏的。

特 (發怒) 你的毒藥是從那裏帶進來的?

張 (舉起鼻煙壺) 就在這個壺裏, 剛才你敬我雪茄的時候, 我不是也敬你鼻煙的嗎?

特 這個年青人是不是你的兒子?

張 當然是我的兒子?

特 你爲什麼毒死你自己的兒子?

張 因爲中國人的骨肉私情太重了, 我不願意看我的兒子痛苦, 也不願意讓一個很好的隊長在受刑不過的時候把中國便衣隊的祕密都說了出來, 所以我毒死他是毒死他就可以保全許許多多的中國便衣隊了。

特

(恨恨) 人人都說張嘉甫是個老奸巨滑，詭計多端的人，果然是不錯的，你居然用計毒死你的兒子，可是(拔出手槍對張) 這也就是你的最後一計了。(放

槍)

張

(倒坐椅上，伸手摸胸摸出一手血來) 哼！

(忽然外面槍聲連起)

(張嘉甫仰天狂笑)

奸

(奔出去又慌張地奔進來報告) 特，特務長，不好了，中，中國的便衣隊，到我們這

裏來了。

特

那裏來這麼許多中國便衣隊？

張

(掙扎立起) 我告訴你，我們今天早就佈置好了，中國便衣隊，要解決你這個

特務機關，要解決你們駐在縣城裏面的兩百個日本兵，就等我在這裏放槍。

爲號，同時進攻——你以爲我毒死我的兒子是我的最後一計，剛才你打我一槍，事實上你是在替我發號令，現在中國便衣隊都打到這裏來了，那才算我的最後的一計呢。（又狂笑）

（特務長連放兩槍——張被打死——左面窗外有子彈飛入——特務長與漢奸都持槍應付左邊——忽然右門大開，張家店的老頭入來一槍，將漢奸打死，特務長轉身對付右面——左窗槍子又來——特務長死亂槍下）

——幕 閉——

855・9
720・7-3

